

明代的方孝孺写过一篇《深虑论》，被收在《古文观止》里。这篇文章是谈政局兴替的，但对我们思考其他问题也有启发。

方孝孺说：“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他回顾了从秦到宋的历史，然后指出，大凡一朝的初创者都非等闲之辈，“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最后的结论是：“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

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必不可能者也，而当天道哉？”

这里所说的天道，是人类既有知识之外的未知世界，或者说是始

读方孝孺的《深虑论》

钟祥财

终存在、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红楼梦》里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都道出了人类在不确定性面前作为有限。方孝孺主张用大德获取天道的宽容，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敬畏，一种自律。而在现代社会，一些文明制度的形成和推广，也有助于我们克服致命的自负。例如市场经济，哈耶克说：“促成了市场经济

在我心里，总有一群鳗鱼在游来游去。

鳗鱼是韩国明星张根硕的粉丝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叫这样一个名字，但觉得很有动感，也有点呆萌，挺可爱的。大凡粉丝的名称都是这样，普通、平常却不无创意，还有鲜明的个性和形象感。

我从来不敢笑话那些明星的粉丝，因为粉丝在他们所崇拜的明星的身上往往寄托着自己美好的理想，而所有人的美好理想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我们都难以忘怀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邓丽君的歌声越过犹如天堑的海峡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的慰藉。其实，谁在白衣飘飘的青葱时代不曾有过自己的偶像，如果没有，那倒真是一种颇为可惜的空白，以致在未来可能因缺失凭借而唤不起对曾经有过的一些珍贵日子的缅怀。缅怀也是一种力量，温暖而动人。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去一统每个人心目中的偶像。所以，我们对多如星沙一般的粉丝只能予以最大的理解和包容。

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和刚刚做了肝癌介入治疗的母亲一起去日本散心，我对母亲是有过承诺的，每次治疗结束后，就陪她去一个地方看她喜欢的云彩。事实上，我自己也是一个癌症患者，我希望我和母亲能相扶相持，在面临绝境的时候，让辽阔的云海拓宽我们的内心，也带给我们平安和吉祥。在东京的街头，正当我们抬眼眺望时，我们与“亚洲王子”张根硕的巨幅海报不期而遇。张贴海报的这栋楼里，有一家张根硕开设的咖啡馆。我们落座于这家咖啡馆的二楼，在宁和的氛围中享用充满浪漫意味的茶点。母亲点了一杯最具特色的抹茶奶昔，因

简平

游来游去的鳗鱼

简平



晚归 (水彩画) 朱大白

的一段特别艰难历程中的点点滴滴。为鼓励癌症病友们积极、乐观地生活，我决定将所有版税收入捐赠给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我的版税得依靠售出每一本书，我便在微博上说了下这件事，令我感动的是，众多的网友纷纷援手支持，后来，我从销售部门给我提供的信息中才发现，购书人数最多的就是那些悄然无声的鳗鱼们。

如今，鳗鱼们已经游入了我的心里，我感恩于他们，所以，我也很愿意做一条满满都是善良和爱心的鳗鱼，在这个世界上渐趋冰冷的水中缓缓地游来游去，并释放出很多很多的暖意。

的知识，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个大脑所拥有或任何一个组织所利用的知识都无法相比的，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为何比任何其他已知经济秩序更为有效的决定性原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使人们懂得不能太功利，不能太狂妄：“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造成了未经设计的后果，是因为可以观察到不属于任何人的设计结果的规则。假如在社会现象中除了自觉设计的秩序，未表现出任何秩序，理论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原来，像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不管是它们带给人类的比较富裕的生活，还是它们帮助人类抵御系统风险的功能，都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后果”。惟其如此，我们对自然要心存敬畏，对生活要懂得感恩。



大雨，盛夏的雨热烈和锦绣。华亭湖边，水木更加鲜艳夺目。

又是一个清早，思念还停留在昨夜的情景，形成了一首诗：“忍教辜负夏花枝，淑气芳华未竟知。上古人存香稻粒，完淳谁惜锦年诗。几曾清映还如鹤，数度秋风若有思。星斗满湖终不见，万家正是上灯时。”

突然发现，华亭总是停留在夏天，或者说华亭只有夏天。所有的人间炎凉和悲欢，还有功名和气象，在华亭，甚至从上古以来都是夏天般热烈和锦绣。以前不知道，这回是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栖迟华亭的理由吗？朦胧间觉得还真的是。

离华亭湖不远，有个地方，名叫广富林。近年发掘出了先民的遗址。距今4000年了。它的出现，表明了之前以为“突然崩溃”了的良渚文化的余绪，同时还有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迹。长江黄河两大文明在这里交汇，可见先民饱经续命和流徙的心力。这种心力，一定是夏天一般的热烈和锦绣。

我曾写和写着广富林赋，起首一段是：“鸿蒙开辟以何时兮，地兴东南柱天倾。良渚恋恋以萧瑟兮，龙山脉脉乎伶仃。江河交会以一瞬兮，此际栖栖以生民。依水可以眷顾兮，纵水患不泯其存。战争可以夺命兮，只尘念未能因之崩。直白为美之绝地兮，远古为泪之灵魂。流徙至此曾不移兮，及今得以识其真。静好若当时之稻粒兮，温婉如寸心之诗声。六千年托迹于须臾兮，遗万世以奇珍。”其中特别提到了，在遗址发现了至今还活着的稻粒。人在天地间其实很弱小，这就是为什么仰望星斗和月亮，人们会时常感觉要写诗的缘故。而诗其实不仅写在纸面上，还有写在天地间的，譬如让人们可以热烈和锦绣地活下来的稻粒。

人，一个叫直子，内向纠结，一个叫绿子，活泼乖张，还有一个最正常的叫玲子。

没想到，几年后我竟然和“玲子”相遇了。那时候我住在五角场附近，外出时常乘139路沿着翔殷路驶过。至今仍然可以清晰地记起，改造之前的翔殷路北侧有一片小树

玲子咖啡屋

丁元元

丛。透过树木和石栏，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座小房子，上面挂着招牌——玲子咖啡屋。

惊喜，仿佛和一个多年未见的故友重逢。之后的很多年，我一直在寻思两个问题——玲子咖啡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玲子咖啡屋又和小说里那个正常的精神病人有着什么关系？

所以每次经过翔殷路，我总是

几千年活下来，人渐渐离天地远了，人与人之间走近了，不是所有人的内心都像上古的稻粒一般静好和温婉了。于是人间的热烈和锦绣，会出现在汤羹和锋刃之前。为此，夏完淳，这个姓夏的华亭人，只活了16年。为着夏天一般的热烈和锦绣，他极其精彩地活过他的素时锦年。

我六七岁时，随父母杭州归来，途经华亭，去过外婆的娘家。外婆去世早，我没见过。外婆一个妹妹，住在娘家，那时也已去世。她的先生娶了新妇。我们见到的，就是那对已和外婆无关的夫妇了。当时情，我也是后来知道的。不过，这内的情景确实也没记着。过了两三年吧，我读到了夏完淳的诗，肃然起敬，霎时感觉外婆的故乡人真好。夏完淳真的很热烈、很锦绣。不是因为他死的时候还是江左少年，可以像俯视一个孩子一样激赏他。也不是

因为他壮烈殉国，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理当仰视而青眼有加。他的人品、他的作为，还有他的诗篇和史识，都是真正的英雄。从这里出发，再看他的年龄、他的殉国，可知人真的可以像夏天一样不懈的热烈和锦绣。由此，要感叹华亭清朗的鹤唳，如今是不是还能听见，或者说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还能以鹤一样清映为荣？散落在四海秋风里的客子和侨辈，是不是还怀念热烈和锦绣的夏天，这夏天无论在故乡还是上古？

素时锦年，我们曾经遇见，我们又可能丢弃。

昨夜华亭湖的湖光很亮，以至天上的星斗大概很少人会注意。湖边人家都已上灯。人间毕竟离天地远了。人与人间互相注意，久久、久久，夏天的热烈和锦绣，该是什么样，可能很少有人在意了。

昨夜，母亲早早睡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睡着。直至清早，直至清早形成了一首诗。

忍不住去探头张望一下那座掩映在小树丛之后的若隐若现的房子。

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海上来说，“咖啡”算是一个具有时尚元素的词语。它代表着某种身份，也代表着昏暗的灯光，代表着灯红酒绿在这座城市的复兴。曾经有许多次，当公交车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闪过这样的念头——下车，看一眼，然后再坐下一班车回家。我甚至有一次打算从自己仅有的积蓄中拿出50元钱来，闯入那个看起来大门紧闭的玲子咖啡屋，一探究竟。不，我也许可以在里面喝一杯的。但是，我始终没有迈进过那个门。

所以对于自己寻思的两个问题，前一个我至今不知道答案，后一个我却从一开始就坚持——书和咖啡屋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很可能咖啡屋老板就是看了《挪威的森林》之后，给自己的店起这样一个名字。尽管完全有可能玲子只是一个上海女人被喊了几十年的小名。

后来，我读了《挪威的森林》，很有共鸣。青春年华，的确是非常容易感觉到同样的困扰和空虚。

这时，我已经有了自行车和零花钱，因为住校可以部分脱离离父母管理，但我突然发现自己寻不到那个时常惦念起的咖啡屋了。我甚至寻不到它门前的那片树丛。一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变化了。

又过了许多年，电影《挪威的森林》上映，我去看了，最大的期待是看到电影中“玲子”。可惜，这个版本里没有这个人物的形象，仿佛她不曾存在……

但在这个夜晚，我还是想起了玲子和咖啡屋。如今，青春已随玲子而去，生活也没有给颓废留下什么空间。但我还记得“玲子”曾经清楚地告诉我：每个人都曾经是个病人。

我十分庆幸，当初并没有走进一探究竟。

年度艺术盛事的节目。艺术节闪光熠熠，在国际上声誉渐隆。

2004年上海音乐厅平移大修工程顺利完工。修饰一新的上海音乐厅也加入了艺术节的阵容。上海音乐厅拥有悠久的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对这个剧场更是有着浓厚的情结。自此开始，艺术节很多精致唯美的室内乐、管弦乐和声乐节目都在此上演。黄蒙拉、林昭亮、英国约翰米勒爵士大乐团等都给乐迷留下了深刻印象，为艺术节增添了唯美精致的浪漫气息。

2005年东方艺术中心的落成是上海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那一年，“蝴蝶兰”的盛开为艺术节再添新姿。东方艺术中心进一步改变了上海的演出生态格局，浦东拥有了第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剧场。自此开始，浦西浦东两翼齐飞，上海的文化业态更加均

衡。上海歌舞团与澳大利亚悉尼舞蹈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花木兰》揭幕了那年艺术节的开幕，随后东方艺术中心还在艺术节期间相继上演了日本爱乐乐团、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乐团两场高质量的音乐会，沉醉其中的观众按捺不住激动，多元化的节目让艺术节的国际范越来越足。

时间指针推向了2010年，这

是每个上海人都无法抹去的记忆。那一年艺术节与世博会时间有一定重合，各国艺术家共襄盛举，携手把精彩的节目延续到了世博会园区以外的城市各个角落。世博会结束之后，奔驰文化中心正式启用，此后每年国际艺术节的大型演唱会有了全新的豪华举办场地。看得爽，听得High，这里云集了国际乐坛的一线超级明星乐队，也成为年轻歌迷最热衷的地方。奔驰文化中心的落成，让

文化与城市生生不息

武鹏

艺术节的观众年龄阶层更加宽泛，更加活力四射。

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落成。优雅的复兴中路新添文化地标，自此上海文化生态又有显著变化，上交音乐厅标志着沪上演出市场专业化细分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对于艺术节来说，增加更加专业化的演出剧场无疑为众多精彩节目找到了更恰当的归属地。当年艺术节上，世界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与法国巴黎国家管弦乐团的合作，也成为那年艺术节最值得回味的闪亮片段之一。

文化与城市生生不息。不知不觉，艺术节已经与上海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到秋日，艺术节就成为申城的最活跃的文化符号，艺术节在申城留下的一串串烙印已经并且注定将成为海派文化的清晰脉络之一。

台前幕后一样精彩。

十日谈

艺术节前世今生

